
贵族侦探

(日) 麻耶雄嵩 著
王延庆 乐小燕 译

"KIZOKU TANTEI" by Yutaka Maya
Copyright 2010 Yukata Maya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in 2010 by Shueisha Inc., Tokyo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hueisha Inc., Tokyo in care of Tuttle-Mori Agency, Inc., Tokyo
through Beijing Kareka Consultation Center, Beijing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贵族侦探 / (日) 麻耶雄嵩著; 王延庆, 乐小燕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3.6

ISBN 978-7-5133-1242-4

I. ①贵… II. ①麻… ②王… ③乐… III. ①推理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19265 号



贵族侦探

(日) 麻耶雄嵩 著; 王延庆 乐小燕 译

策划统筹: 褚 盟

责任编辑: 王 欢

责任印制: 韦 舰

装帧设计: 九 一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10mm × 1230mm 1/32

印 张: 8

字 数: 125千字

版 次: 2013年6月第一版 2013年6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1242-4

定 价: 29.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

目录

- | | |
|-----|----------|
| 1 | 维也纳森林的故事 |
| 43 | 闲聊快速波尔卡 |
| 73 | 蝙蝠 |
| 143 | 加速圆舞曲 |
| 183 | 春之声 |

维也纳森林的故事^① ——

音乐故事

① G'schichten aus dem Wienerwald, 小约翰·施特劳斯于一八六八年创作的作品。

用剃须刀割断手腕，血管中喷射出血浆。颈部发出阵阵颤抖。但是因为处在熟睡之中，所以并没有任何抵抗。似乎已经酣然入梦，鼻孔里不时发出安详的鼾声。或许就此再也不会醒来。左臂松弛无力，悬在半空中。沙发被一片鲜血染红。那情形恰似满满的一盆水从浴缸中溢出。然而，这个房间里偏偏没有浴室。服用安眠药物，并在自己的房间内割腕自杀……这种解释似乎也很自然，并非所有自杀者都一定死在浴缸里。安眠药的确是这个男人的常用药物。

动机？也许是对情人和后妻之间的争吵感到厌倦，也许是对自己公司的前途感到绝望。或许现在并不能确定，但只要被判定为自杀，以后可以随便找到个什么理由。因为一些微不足道的琐碎小事产生冲动以致自杀，在这个世界上也是屡见不鲜。因为那是一个依靠直觉的、非理性的男人，所以即使没有留下遗书也不会让人感到意外。

因失去主人而变得死一般寂静的房间。在流尽最后一滴血之前，

必须坚守在沙发旁。即使心急如焚，但如果不最终确切断气，则必将留下后患——或许有九死一生的可能。为此，必须做到万无一失。接下来所做的便是关键的一步。

伸出一只手探在口鼻处，确认呼吸已经停止。然后将沾满血浆的剃须刀放入那个男人的右手——确认刀口向外，曾经听说有由于刀口方向放反而导致伪装败露的。慌乱之中，一时间弄得自己竟迷失了方向。一个深呼吸之后，用自己的手试着重新进行了一番确认。

尸体周围的作业结束后，便来到了桌子旁边。桌子上胡乱放着一把黄铜的深褐色钥匙。这是这个房间的房门钥匙。那古色古香的外观，与看上去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复古风格的这座别墅极为般配。正因为如此，很难配置备份钥匙。备用钥匙只有一把。

拿起钥匙，将其暂时放入自己的口袋。同时取来一根穿好线的针。将针线穿入挂在门旁边衣架上的那个男人的上衣口袋里，并将线的两端从门上方的固定楣窗玻璃的缝隙之间引到窗外。由于门窗已经陈旧，稍一用力便可轻而易举地从侧面将玻璃闪出一条缝隙。剩下的事情，只需从外面将房门锁住，并将钥匙穿过棉线，像缆车一样将钥匙滑入男人的上衣口袋内。最后将针线撤回，口袋中便只剩下钥匙。

这是以前在电视剧里看到过的古老而简单的把戏。或许警察也不曾想象到它会被运用在现实当中。玻璃窗上的缝隙只有一把钥匙大小。事后只要将玻璃轻轻移动，缝隙便自然消失。这种手法只有在老旧的房间才能够得以运用。

事前进行过多次练习，已经掌握了将钥匙迅速滑入口袋的诀窍。此时最为担心的，是在操作过程中有人突然出现在走廊。总共仅需要

几分钟的时间，然而在这短短的几分钟内，如果站在高台向屋内窥视的瞬间被人发现，则本人根本无法给出解释。据观察，预计深夜两点钟不会有人出来走动。由于旅途的疲劳，或许人们都已经鼾然入睡。将一个活人置于死地，或许这种程度的风险也应当在预料之中。

按照计划，钥匙顺利地放入上衣口袋内。总算松了一口气。接下来只剩下将针线回收。两个线头的一端落入口袋内，慢慢地拽动另一端线头。根据演练结果得知，只要抽动露在口袋外面下侧的线头，棉线便会被自然抽出，只需不到十秒钟的时间。回收作业结束后，便形成一个真正的反锁空间。麻布的上衣原本布纹粗糙，残留在上衣口袋上的细小针孔并不会引起警方的注意。

公司社长自杀于别墅山庄，或因不堪人际关系的烦恼？

今天的晚报上，或许会刊登出这样一条简短的消息。抑或报纸对于这类自杀事件吝惜版面，根本不予报道。这一结果再好不过。如果过度被媒体用来炒作，警方很难敷衍了事。

正在暗自得意，随着一声微弱的颤音，棉线失去了张力。很快地便没有了刚才的手感，手中的棉线也到了尽头。长度只有最初的五分之一。慌乱之中向屋内窥去，发现剩余棉线垂直悬挂在上衣口袋上。

2

山庄的清晨。站在凉台上放眼望去，绿树丛中笼罩着一片晨雾。

凉爽的空气里不时传来鸟儿唧喳的叫声。远离被二氧化碳覆盖的城市热岛，这里成为夏季度假的最佳选择。既不必担心空调造成的烦恼，也不必担心喷气客机轰鸣声带来的困扰。很久以来，这里因被誉为“信州的维也纳森林”而享有盛名。的确……这里是名副其实的绿色世界。

对于都仓计器公司营业部部长正津幸彦来说，那并不是一个令人舒畅的早晨。这并非由于前一天晚上饮酒过量，或者由于睡眠不足——相反，事先就做好了准备要开怀畅饮。近来，公司终于从持续已久的经济不景气中解脱出来，此举正是为了表示庆祝。然而遗憾的是，这一计划却被都仓政一社长自己彻底摧毁了。

为什么要为情人买一只与夫人相同的手提包？这一点，不必说本人事前就应当有所意识……正津幸彦一面向肺里送入一口新鲜空气，一面苦苦地哀叹着。

都仓与秘书旗手真佐子的暧昧关系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正津也没有打算将其继续掩盖。不仅各位公司董事，甚至夫人光惠也隐约有所察觉。请情人以“秘书”的名义来别墅还算是情有可原。且不说昨天，只在今天，三塚电机的会长将会大驾光临。尽管是私人邀请，却又兼有大宗订货合同的签订仪式。此举旨在将都仓计器公司的新型传感器在三塚的工厂内广泛使用。产品一旦被业界老大三塚电机所采用，则必然在行业中产生巨大的宣传效应。为此，需要真佐子缜密细致的接待。这一点作为秘书，她可算是无可挑剔。也正是因为如此，她的到来才得到了光惠的默许。

问题是偏偏就在昨天，那位真佐子和光惠竟然携带着相同的紫色手提包出现在别墅。被称为“塞特拉”的意大利名牌手提包，带

扣上镶有圣弗朗西斯科的雕刻肖像。据说这款提包几个月前曾经在
某时尚杂志上被大肆刊登，并成为了热门话题。

傍晚时分，略微迟到的真佐子来到了别墅。从这时起，光惠脸上的
红润开始消失——那不是真佐子的工资能够买得起的。光惠立刻意识到那是都仓为她买的。三年前，光惠作为后妻来到都仓家——
由于原本是待客行业出身，因此与都仓家人及亲戚的关系并不是很融洽。加之过门以后，公司经营正式进入衰退期，为此人们暗地里
送给她“瘟神”的绰号。在光惠看来，这无异于被宣布自己与丈夫
的情人处于同等待位。

这一点真佐子也感同身受。为此，她来到后草草地打了个招呼
便上了二楼。对于作为秘书的真佐子不甚了解的正津，并不知道她
现在的心境。不知真佐子是为了持重而不敢越过雷池，还是做了人
家的情人而格外在意世人的评论。只是这时，光惠却一言不发地、
用充满仇视的目光紧紧地盯着真佐子的背影。

正津不觉对事态的发展感到担心。果然不出所料，晚饭后，光惠
怒气冲冲地开始向对方发起进攻——她从真佐子的房间里取出手
提包，将其与自己的一同摆放在桌子上，并向两个人发出厉声质问。
最后，她将手提包扔向真佐子，破口大骂道：“滚出去！母狗。”——
为此，真佐子独自驾车离开了别墅。因为多少喝了些酒，正津很担
心她途中会出交通事故。从别墅到真佐子家需要两个多小时，其中
约一个小时的路程为弯曲的山路。这也是正津早上醒来心情忧郁的
原因。拾起手提包，将其交还到真佐子手里时，她那凄凉无助的眼神，
至今仍浮现在正津的脑海当中。

另外，这种不和睦的家庭气氛一旦被三塚会长察觉，很难保证

合同会顺利签订。这样一来，不仅都仓社长为难，甚至自学生时代即为都仓挚友的营业部长也很难推卸责任。经过一番努力，终于以秘境溪谷垂钓红鲑鱼的方式，如愿以偿地将酷爱钓鱼的三塚会长请到了别墅。为此，五十岁的正津开始学习钓鱼，总算也掌握了一些小技巧。

正津显得有些闷闷不乐。

“正津大伯，您怎么啦？”

附近传来不知何时从楼上下来的都仓江梨子担忧的声音。江梨子是都仓的侄女，早年因遭遇事故失去父母，被都仓抚育成人。江梨子今年二十二岁，大学毕业以后，便进入了都仓计器公司。当时曾遭都仓的反对，他希望侄女留在家中随便做些喜欢的事。然而江梨子却不顾都仓的反对，坚持自己的选择。这似乎也是出于对都仓养育之恩的报答。她不仅遗传了母亲的美貌，而且继承了母亲的聪明伶俐，最善于察言观色，将来或许能够成为公司的干部候补，以对公司事业作出贡献——正津曾对此寄予了极大的期待。

“噢，没有什么。”正津立刻搪塞道，然而似乎已经被对方看出破绽。

“没有休息好吗？对不起，都是因为伯父的事情。”昨晚的吵闹似乎让江梨子也感到失望，不满情绪溢于言表。

“江梨子小姐没有必要道歉，你也是受害者之一呀！本来大家都很高兴。”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伯父会把她带到这里来——有些缺乏常识。我真的对伯父感到失望。”江梨子撅着小嘴儿表示不满。

“下午三塚先生来访。从这个意义上说，或许是不得已……但总

不应该带着相同的手提包吧。”

“如果也送我一个那样的手提包就好了，这样还可以有的解释。”

“江梨子小姐也想要一个那样的手提包吗？”

“太可笑了！”她一句话便完全予以否定，“如此庸俗的审美观。……可是，我觉得她事前就知道旗手小姐也拥有一个同样的手提包。”江梨子的话似乎有些耐人寻味。

“是这样吗？”

“是的。有一次，旗手小姐曾经提着它去参加宴会。因为是个非常时髦的手提包，所以印象极深。对啦，就是一个月前黑川重工的儿子举行生日宴会的那天。”

“如此说来……”正津一面追溯着记忆，一面点了点头，“那时旗手小姐的确提了一只紫色的手提包。我对这种事情并不十分了解，所以没有特别注意。可是如果那样的话，光惠夫人为什么要大发雷霆呢？明明早就知道她有一个相同的提包。是不是她忘记了？”

江梨子转过头去，似乎在说“我怎么知道”。然后，她的目光对准一束照射进来的光线说道：“说不定，她就是想把旗手小姐从这里赶出去。宴会上，旗手小姐看起来就像是都仓夫人。或许，她不希望在今天到访的三塚先生面前丢掉面子。”

拥有那么可爱的脸蛋儿，却发出如此辛辣刻薄的声音。江梨子对光惠没有丝毫好感；这一点，都仓唯一的儿子忠仁亦是如此。两个人对于作为后妈突然出现在身边、并且开始掌管家庭事务的光惠，经常报以反抗情绪。而且，光惠也丝毫没有构建和谐家庭的意愿。都仓家始终持续着冷战状态。对此，不知都仓是否有所察觉。表面上，社长不露声色，反倒是作为外部人员的正津时常忧心忡忡。

“原来如此。”

与江梨子等人不同的是，正津对光惠没有任何先入为主的成见，只是在得知她结婚前的经历后，感觉到她是个头脑灵活、善于表演的女人。本来，都仓看上了另外一位女招待，为此他经常光顾光惠的店。然而，几个月之后，光惠却得到了社长后妻的宝座。按照江梨子的推测，真佐子完全陷入了光惠所设的圈套之中。

“今天是决定公司命运的重要日子，正是因为如此，女人应当……”在江梨子面前，正津话说到一半，却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又闭上了嘴。

然而，江梨子仿佛有所觉察，略微张开粉红色的小嘴，笑着说道：“大伯，不要太勉强。另外，今天的事情不需要和伯父商量吗？旗手小姐回去了，三塚先生却依旧要来。”

“我也在考虑这件事情。过了一个晚上，估计头脑也冷静下来了。”

吵闹的结果是真佐子一个人离开。对此，都仓大为恼火，以至于今天的会谈根本无法进行。

“大伯可真够操心的。”

“噢，我是营业部部长，这些都是我分内的事情。”

“真够辛苦的……我可是无忧无虑，无所事事。”

轻盈的脚步像插上了翅膀，江梨子回到了二楼房间。正津微笑地目送着她的背影。公司发生危机，大家的生活都无法继续维持，这一点江梨子小姐或许也明白——不知这些表现真的是无牵无挂，还是故作坚强。

江梨子聪明过人。或许正是因为如此，她经常做出让人摸不着边际的行为。或许这是养子特有的处世方法。与忠仁相比，都仓对

江梨子给予了更高的评价。他逢人便说，江梨子如果是个男孩，便可以帮助辅佐那不争气的儿子。一时间，曾有传闻都仓要将江梨子许配给忠仁，却遭江梨子婉言拒绝。

另外，忠仁则是位世人常说的那种小少爷——二十五岁也没有个正当的职业，从早到晚只知道玩，整天与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来往。尽管没有被警察关照过，背地里却也常给都仓带来麻烦。我年轻时也是一样——都仓这样想道。自从中学时母亲去世以后，都仓便开始对儿子无限地娇生惯养，如今终于得到了报应。

即使此次顺利渡过难关，然而，迟早有一天忠仁会坐上社长的交椅。那时，都仓计器将会是怎样的一种情形？忠仁能否带领大家克服重重困难？这不能不令人感到担忧。

噢，现在还顾不上考虑那么长远。眼下应考虑如何应付今天下午的来客。

正津登上了二楼，径直向都仓的房间走去。

3

“于是，你来到了都仓先生的房间并且发现了尸体，是吗？”那位叫做竹之内的中年刑警似乎对垂在前额的刘海儿非常介意，不时地用手拨动着额发，张口问道。

“不，准确地说不是那样。都仓，不，社长的房门锁着。我敲门后里面没有回答。最初，我以为社长还没有起床。”

“原来如此。房门锁着吗？”

当初是这样向警察交代的。为了慎重起见，警察反复地进行着

确认。正津有些不知所措，却又毅然地点了点头回答道：“是的。”

或许，这是警察必须履行的程序。可是，被都仓之死所震惊的正津，只能感到这些是一种包袱。考虑到失去支柱的光惠以及江梨子等人，尤其是考虑到公司的未来，正津无法平心静气地与警察交谈。然而，自己是尸体的发现者，为了陷入悲痛的家庭，自己必须坚强地站出来予以应对。

“那么，你是如何打开房门的呢？”

“如果是平常，我不会再来打扰。然而事情紧迫，我反复敲了几次门。下午将有重要客人来访，有些事情必须和社长商量。如果社长还在睡觉，我就要把他叫醒。这时，光惠从旁边的房间探出了头。”

“都仓夫人手里拿着钥匙吗？”

“有一把备用钥匙。光惠回到房间，从手提包里取来了钥匙，房门被打开。结果，社长躺在里面……”正津不愿意再次回忆那时的情景。沙发被鲜血染红，都仓躺在上面，面色苍白，已经失去了生机。旁观者也会明白，已经没有任何可以挽回的余地。紧接着，从背后传来了光惠的悲鸣。那声音至今还在正津的头盖骨当中回荡。正津正想用双手堵住耳朵，这时，传来刑警那冷酷的声音。

“是你从夫人手中拿到钥匙并将房门打开，首先进入房间的吗？”

“是的。”正津条件反射似的回答道。

“那之后你又做了些什么？”

“我觉得已经无济于事，但还是摸了摸脉搏。然后，我与随之赶来的忠仁君一起，将悲痛欲绝、神志不清的光惠夫人扶到了隔壁房间的床上。”

“还有一个人，噢，就是都仓的侄女江梨子小姐，她没有出现吗？”

“江梨子小姐几乎是和忠仁君一起赶过来的。我请她立即去打的电话。”

正津本打算叫救护车，然而江梨子却报了警。的确，社长已经停止呼吸，即使叫救护车也无济于事。可是，作为家属，江梨子却表现得非常冷静，以至于使人感到有些冷酷无情。

“那么，将夫人扶到床上之后，正津先生再一次回到那个房间了吗？”

“没有，没有再回去。我当时不知道如何是好，只好将社长一个人留在了房间。实在对不起。”

“原来如此。那么，你在发现尸体时，有没有看到遗书之类的东西？有没有看到遗书并且将其拿在手里？”

“这个我没有注意。至少在我看到的范围之内，没有发现有那种东西。”

对于正津的回答，警察似乎感到满意，点着头从一旁取出一个塑料袋。里面放着一把黄铜钥匙。

“这是从挂在衣架上的都仓先生的上衣口袋里发现的。是他本人持有的钥匙吗？”

“两把钥匙形状相同，至于哪一把是社长的，我也不能判断。这个问题或许可以问光惠夫人。”

“是的。那么再问一个问题，都仓先生是否遭到了什么人的忌恨，特别是在最近？”方才的提问给人一种奇妙的感觉，而现在感到问题的指向明显地偏离了方向。

“你是说……社长的死并非自杀吗？”正津战战兢兢地问道。

“不是。”警察以沉闷的声音否定后，从另一个袋子中取出了一